

身份缺失中的时间诉求 ——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张能泉, 潘利锋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湖南永州, 425100;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 湖南永州, 425100)

摘要: 小说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中的独特时间观念是其现代主义特征的集中表现。运用德理达的解构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通过对《洛丽塔》主题的重新解读, 发现该小说至少包含了三个时间元素: 梦想、愚顽与痴迷。纳博科夫正是借此构建了小说身份缺失中的时间诉求, 并以其时间的断裂和弥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在叙述方式、结构模式等方面比其他作家走得更远。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洛丽塔》; 时间观念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711-04

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样,《洛丽塔》也是20世纪最具有争议的小说,两部小说曾经都因为涉及性爱描写而被查禁。事实上,《洛丽塔》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情况更要严重。该小说1954年以初稿形式问世的时候,曾遭到纽约四大出版商的拒绝。正如其中一位出版商所言:“如果出版这部小说,他与我都要进班房。”^[1]最后,经历重重困难,小说于1955年在巴黎一家以出版色情书籍而闻名的奥林比亚出版社出版。令人惊奇的是,该书一出版就产生了巨大反响。一方面,它给出版商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导致英美等国出版商相继出版该书。另一方面,它的问世也引起了大批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从此以后,《洛丽塔》成为一部奇书在全球畅销,作者纳博科夫(Nabokov)也因此闻名。

由于小说涉及大量的性爱描写,因而关于此书的争议从未断过。有的从人性的角度对它加以肯定,认为它通过对性爱的真实描写而认可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对工业文明以来人性扭曲的纠正。有的则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它加以批判,认为它是人性欲望泛滥成灾的结果,是对人类文明的扭曲反映。时至今日,有关它的评论大致形成了心理分析说、伦理道德说、欲望说、政治文化说和时间观念说等5类。这些角度虽然为我们解读作品提供了许多参考价值,然而,作为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这些传统的视野是不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作品的。因此,本文将在

借鉴前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德理达和巴赫金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小说深层的文学主题“梦想和时间”的分析,来阐述其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梦想与愚顽

梦想历来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基本的母题。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中世纪的《神曲》,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姆雷特》到现实主义的《红与黑》,从现代主义的《荒原》到后现代主义的《等待戈多》,这些作品无不反映出人类不同时期的梦想。《洛丽塔》也不例外。它通过讲述中年男子亨伯特(Humbert)违法伦理常规追求12岁的继女洛丽塔(Lolita)的故事,充分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各自的梦想。亨伯特作为美国大学的一名中年学者,为了追寻早年逝去的美好回忆,不顾一切地对性感早熟的少女洛丽塔进行疯狂的追求,这种行径奠定了亨伯特生存的意义和精神支柱的基石。因此,就他而言,追寻逝去的回忆构建了其一生的梦想。洛丽塔是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少女,为了摆脱世俗生活的束缚,她义无反顾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获得自我表现,这种行为也夯实了洛丽塔生存的价值。因此,就她而言,追求美好的未来构建了其终生的梦想。这样一来,梦想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力量根源。无论是亨伯特还是洛丽塔,他们的梦想共同建构了小

说的主要情节。然而,也正是梦想形成了小说情节的内部张力,即一个将她的梦想指向未来,一个将他的梦想指向过去。梦想这个具有能指和所指的符号在两者无止尽的张力冲突中使得其所指逐渐滑向能指,梦想的能指和所指在力量的撕裂下发生了游离。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曾说过:“所指的概念决不会自我出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在场中出场。”^[2]由此可见,梦想的所指的概念正是在张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不在场的空地。在这个貌似虚无的空地里,梦想的所指意义在其能指所形成的链条的异延活动中进行着一场无止尽的游戏。最终,梦想的所指意义在能指链的遮蔽下隐匿了行踪,成为四处播撒的事物。作者纳博科夫就是在梦想这一常见的文学母题中运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小说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那么又是什么将梦想的所指和能指剥离开来的呢?笔者认为,愚顽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愚顽现象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一方面,纳博科夫在作品中反复渲染亨伯特的愚顽行径。如面对与其早恋女友安娜贝尔极为相似的洛丽塔,他进行了一场唐吉珂德式的抗争。首先,他与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Charlotte)结婚,其目的就是为了亲近他心目中的仙女“宁芙”(Nymph)。其次,当夏洛特死于一次意外事故后,亨伯特终于如愿以偿,为了完全占有洛丽塔,他带着她四处游逛。最后,因为奎尔蒂(Quayletti)破灭了梦想而将之凶残地杀害。亨伯特如痴如狂的行为,近乎退化为一只野兽:“我爱你,我是一只五足动物,可我爱你。你可鄙、粗鲁、坏透了,可我爱你,我爱你!”^{[3](293)}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他在愚顽中丧失了判断力。众所周知,一个失去判断力的人,极有可能会在欲望的驱使下步步失去理性的指引,进而坠入罪恶的深渊。更重要的是,其行为的所指概念也会因此转化为一连串的声响效果。所指的概念应该隶属于理性的范畴,它的存在需要理性的帮助才能产生。一个丧失判断力的人,其理性程度可想而知,其行为所构成的意义必将在声响效果的遮掩下隐藏行踪。因而,亨伯特的愚顽行径终于导致其梦想的所指和能指发生分离。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在作品中也多次描绘了洛丽塔的愚顽行径。洛丽塔是亨伯特心目中的仙女“宁芙”。而“宁芙”的原意是指心理学上的女色情者,它由 Nymph mania 这个词派生而来。洛丽塔这个表面看似自主选择生活的少女,其实从一开始就成为自己非理性选择的牺牲品。她本人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危险便随之而来。梦想所筑成的所指链条在约束洛丽塔身心的同时,也在逐渐因理性的退避而退场,形成一种不

在场的缺失。梦想的所指意义在指向他者的处境中丧失了存在的领地。于是,3年后的洛丽塔终于由原来的妩媚性感变成了一个邋遢糟糕的妇人。“她身体笨重,大腹便便,头似乎变小了,长着淡淡雀斑的双颊深深陷了下去,裸露的小腿和胳膊已经失去了原先太阳留下的光泽,结果细细的汗毛暴露无遗。”^{[3](276-277)}

总之,梦想的光环在亨伯特和洛丽塔的身上最终都消失了。光环的消失不仅预示着他们命运的结局,而且还隐喻着所指意义此在的缺失。

二、时间与妄想

一部《洛丽塔》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造成如此大的声誉,当然有其独特之处。但要全面挖掘其内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小说为世人留下了有待开发的空白。对此,美国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专家 L·L·李教授就说过:“《洛丽塔》包含了许多东西至今尚未被发掘。”^[4]这种尚未被发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另一位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布莱恩·博伊德认为:“时间,而不是空间,是纳博科夫的真正主题。”^{[5](248)}通过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时间确实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在这部小说里,时间具有与众不同的涵义。

纳博科夫曾经说过:“我既不是说教小说的读者,也不是它的作者……对我来说,一部虚构的作品的存在仅仅在于它提供给我一种我坦白地称之为审美狂喜的(Aesthetic bliss)东西。”^[6]这种所谓的审美狂喜的东西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有别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二种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常规约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里体验存在的统一感和无穷感。因此,参加狂欢节的人们可以在即时性体验中感受生活的整体性,在此时此刻中领悟存在的意义。狂欢节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能够突破传统时间的要求,将“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地融为一体”。^[7]

显然,巴赫金的理论与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所彰显的时间意识是不谋而合的。小说中的亨伯特和洛丽塔都企图成为时间的主人,前者以现在为圆点指向过去,后者则以现在为圆点指向将来。无论是指向过去还是指向将来,其共同点都落座于现在。因此,在纳博科夫眼里,现在是过去和将来暂时地融为一体的表征,但现在在他们各自身上却拥有独自的内涵。现在对亨

伯特来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在。因为他的现在包含了过去,而过去是已经流逝了的事物,它不可能保留现在的完整特性。所以洛丽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安娜贝尔(Annabel)的特性,但这仅仅是外在的相似。她有着“同样的易受诱惑的蜜色肩膀,同样的光滑如丝的柔软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3](33)}亨伯特就是要借洛丽塔的身影来实现他早年尚未实现的梦想。从本质上说,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便是通过记忆或者说通过复制记忆来超越现在,回归业已失去的过去。因而,与其说洛丽塔是现实生活中的少女,还不如说是他内心世界中的时间象征物。洛丽塔的出现唤醒了他对美好往事的回忆,然而,这种被唤醒的原物质不是洛丽塔,而是时间。洛丽塔只不过是安娜贝尔的替身,她的出现象征了他的梦想,象征了他的挚爱,也象征了他内心世界最难忘却的记忆。小说中,纳博科夫用这样一段文字叙述了亨伯特在占有洛丽塔后的感受:“我疯狂地占有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造物,另一个幻想的洛丽塔——或许比洛丽塔更加真实;重叠又包容了她,在我和她之间浮游,没有欲望,没有感觉——的确,她自己的生命并不存在。”^{[3](175)}亨伯特一心想成为时间的真正主宰者,这是痴人说梦。因为他触犯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常理——时间是流动的,它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洛丽塔就是洛丽塔,她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安娜贝尔,更何况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安娜贝尔是近代法国女性的代表,她纯洁、真诚;洛丽塔则是当代美国女性的代言人,她务实、狡猾。所以,亨伯特企图通过洛丽塔来取代安娜贝尔是不可能的。亨伯特对安娜贝尔的爱虽然短暂,仅仅是彼此生命中的一瞬间,但正是这一瞬间构成了他们生命的真谛。而他对洛丽塔的爱虽然相对长久,但随着洛丽塔的不确定性而支离破碎。对此,小说这样写道:“一月一日,她就要十三岁了,再差不多两年,她就不再是小仙女了,而会变成一位‘年轻女郎’,然后变成女‘大学生’——失望连着失望。”^{[3](65)}于是,他通过安眠药来阻止她的成长。可事与愿违,洛丽塔不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成熟,而且其自我意识更加突出。最后,她为了实现自己而逃离了他,投向了奎尔蒂的怀抱。亨伯特试图通过复制记忆来超越现在,回归业已失去的过去的梦想破灭了。亨伯特的结局说明了时间的不可倒退性。

如果说亨伯特的所作所为意味着对过去了的时间加以追忆是痴心妄想的话,那么洛丽塔试图开时间的快车,脱离现在而憧憬未来,同样也是痴心妄想。作为一个只有12岁的女孩,她却“绝非女性小说中脆弱

的小女孩”,^[8]叛逆性可以看成是她最突出的特点。对于亨伯特的引诱,她绝非言听计从,她在依顺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抗。每当出现自己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她就会烦躁不安,以至亨伯特常常要绞尽脑汁想办法哄她开心。毫无疑问,洛丽塔一心想做的事情就是超越现在,提前享受将来。她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原因有三:其一,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小说多次出现这样的片段:洛丽塔喜欢吃零食,喜爱看时尚杂志,钟情于一切新潮刺激的事物。其二,夏洛特的影响。作为她的母亲,夏洛特不仅没有以身作则,反而其言行的随意性和思想的前卫性给她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从小开始,洛丽塔就对其母亲的感情十分冷漠,甚至还形成了嫉妒的心里。其三,亨伯特的影响。亨伯特丑恶、卑琐的行径不仅让洛丽塔非常了解他的心思,而且还善于利用这一点将之玩弄于鼓掌之中。亨伯特的出现无疑是洛丽塔成长的一个契机,他的性欲的膨胀让这个早熟的少女提前预支了时间为她安排的事项,但洛丽塔最终一无所获。对生活的过早体验,使得她无法承受生命的重任,洛丽塔的所作所为其实质是在提前透支生命。这将是一种可怕的选择。在生命的天平上,她的行为致使两端无法保持平衡,生命也因此举步维艰。洛丽塔因为自身欲望的无节制发展,最终导致了她的早衰和生命的终结。

纳博科夫曾在一部著作中写道:“飞快的生长,迅速变量的思想,循环系统的滑行轨道——一切活动的形式都是速率的形式,难怪一个正在发育的孩子渴望将最大的空间乐趣注入最短的时间,从而使自然超越自然。”^[9]超越时间,做时间的真正主宰者,这显然是作者梦想和追求的结果,可是时间的牢笼坚韧厚重,决非人力所能破。纳博科夫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独特的时间意识,与他坎坷的人生遭遇和所受的哲学影响分不开。纳博科夫是一位跨语言、跨文化身份的流亡作家,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9~1919年是纳博科夫生命中最安逸的时期。他出生在俄罗斯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法学家,母亲也出身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在如此优越的家庭里,纳博科夫从小就受到最好的教育。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年轻的纳博科夫在爱情和诗歌中前进,他的眼睛与耳朵对历史的硝烟与炮火毫不留意。”^{[5](110)}几十年后,当作者回忆往事时也曾深情地将之作为其生平最值得留恋的时光。然而,1919年随着俄罗斯政治局面的骤变,纳博科夫全家被迫离开国土,开始过长达58年的流亡生活。多年的身份缺失,

让作者深刻体验到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断裂,认为现在是人类惟一能够把握的现实。时间的非连续性和身份缺失,让作者一方面深刻领悟到生命的坎坷,另一方面通过现在将过去和将来的断裂进行弥合。在文学创作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打破传统的写作秩序,致力于人物之间、事物之间以及人事之间的多义性和生成性,以一种自由的狂欢精神作为创作的支撑点;其二是突破传统的叙述方式,以一种空间化的形式,获取一种模糊的美学效果。此外,纳博科夫还曾受到柏格森、普鲁斯特、乔伊斯的哲学影响。柏格森的绵延思想使他不仅认识到时间的非机械性,而且还发展了柏格森的理论。在他看来,人类惟一能够把握的时间是现在。纳博科夫在接受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拓展了其领域。譬如,他将时间的本质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并认为人的生命质量受制于一个残酷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时间牢笼的禁锢。

三、结语

作为一部公认的小说,《洛丽塔》在性爱色情的外壳下,通过叙述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主题——梦想和时间,使之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特征。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不研究纳博科夫就无法了解今天的文学与上一代文学的差别。”^[10]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洛丽塔》的价

值和意义之所在。总之,纳博科夫以其独特的人生历程深刻感受了时间的断裂和弥合所具有的意义,因而在叙述方式、结构模式等方面比其他作家走得更远,他的这些创新也对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等大批后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 [1] Applel Alfred Jr. The annotated Lolita [M]. New York: Mc Graw-Hill, 1970: 4.
- [2] Derr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11.
- [3] 纳博科夫. 洛丽塔[M]. 黄建人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9: 293.
- [4] L·L·Lee. Vladimir Nabokov [M]. Boston: Twayne, 1976: 27.
- [5] Brian Boyd. The Russian year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1990.
- [6] Vladimir Nabokov. 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80: 313.
- [7] 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 李兆林,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2.
- [8] Brian Boyd. The American year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1991: 235.
- [9] 纳博科夫. 说吧 记忆[M]. 潘小松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292.
- [10] 周启超. 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彩色纹理”[J]. 外国文学评论, 2003, (4): 124.

On the time concept in Nabokov's *Lolita*

ZHANG Nengquan, PAN Life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00, Chin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00,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concept of time in *Lolita*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s use Derrida's deconstructional theory and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to explain the theme of *Lolita* and reveal that this novel contains at least three time elements: dreaming, foolish playing and obsessing. Nabokov built the novel's theme as missing in the time and demanded his fracture time to possess the modern sense. He went farther than the other writers in the narrative way and structive model.

Key words: Nabokov; *Lolita*; time concept

[编辑: 苏慧]